

任縣志卷之十

知縣季 芷介卷重修

藝文

臺署碑記

修察院記

邑侯韓 廉

弘治十三年冬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良見察院傾頽命廉等修理時得願聽叅吏農民翟安等二十六名量出木植磚瓦等料而上下樂從之遂申本府知任縣志

卷之十

府康厚酌處轉呈准委本縣醫官文學計價興工將半因遇水災暫且停止至十五年夏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公勉仁親稽乃事不致傷財病民復命興工而百料備當不三月遂成焉蓋中扁栢臺三間又前扁察院門三間後五間則扁退思堂并左右廂房六間材因舊而補新工稱事而稍食留土以爲磚爲瓦築土以爲垣爲臺惟務堅素且循其序不敢欲速過麗而傷財以病民也明弘治十五年仲秋朔丑

重修察院記

邑侯趙時晉



察院正堂自弘治十三年韓侯修後迄今有百餘載
非不時時葺治之然不過粉飾鏤繪而已任邑冠蓋
往來之地直指使者無歲不至亦無歲不加修葺粉
飾鏤繪之費分計不足合計有餘非所以詔永也今
上甲寅晉始沿牒來治茲土日擊其頽心維其敝非
一大剗不可乃請於郡大夫周公得報可愛命典史
邵念相度起工稱事厥民于來庶幾改陋而爲新一
勞而永逸乎工始於四月初五日觀成於五月十五
日併記之明萬曆四十三年七月 日

學校碑記

重修廟學記

真定郡侯張叔安

迺正德十四年己卯夏五月郡守張叔安自真定調
鞏昌命既下侯憑於任縣公署居數日任之教諭張
紹訓導朱宣柴繼之率其生徒餘百人以狀詣守言
曰任廟學自始構逮今百年殿燕堂垣一切圯廢滋
甚前知縣李擴殫力改作構木凡四年未就而去典
史李茂繼之工未十一而李茂復去所遺木若干守
城兵以劉六之亂取捍城上率亡匿無考李茂之子

任縣志

卷之十

三

舉舉進士爲尚書郎道任哀其父之作弗竟遺金若
干助工木焉塔旣去金亦他費擴茂之後竟無一人
任斯責者歲丁丑張瓚來尹茲邑謁 文廟見先師
及諸賢遺像圯甚惻然感之爰與詔等及諸弟子講
父老鄉士大夫謀改作之道尋具便宜白巡撫臧公
鳳大巡王公朝以是年六月始事鳩材募工一年而
良木聚二年而工事舉三年而 先師殿成未幾西
廡及明倫堂東西齋以至櫺戟兩門周圍垣墻亦成
制度規畫視前益壯麗宏大期以明年庚辰訖工張

令仁慈愷悌不事暴厲計其初取諸民不過六磚數
瓦尺縑升粟積累以致今日未嘗發公帑濫民錢與
夫盈而取之也紹等謂張令此舉有功於學校宜爲
記以貽後人而後其事敢請記之余曰然乎哉吾將
觀之翌旦謁廟入門望見廟宇聳霄漢而摩青空
則駭然異之既上殿見其木華然穹石稜然巨先
師若諸賢之像偉然庸人之敬則油油然喜遂還署
按狀爲記今夫緇衣之流孔子所謂異端天下國
家無所賴者也而天下之人見其寺宇零替輒揮金
任縣志

卷之十

四

改作粧嚴佛像率用黃金遠近相傳飯僧造寺爲福
田利益御史不察其失官府不禁其非士大夫見之
不以爲異孔子道德高厚爲萬世帝王師天下之
人官居而粒食生者養而死者葬儒衣儒冠于于然
而樂乎皇極五服之中皆孔子之澤而廟貌毀壞
則無一人揮金修之豈以孔子之神靈不若佛氏
之能禍福人哉道學不明其忘孔子而畏佛氏斯
亦不足怪也已子獨竊怪夫有司有願爲造學者上
官亦徃徃阻難以爲不易之事而於佛寺則或未能

禁焉豈積習士大夫亦不能免哉非也弗察而已予
謂作 孔子廟者竭公家萬緡之需爲一畝之官不
爲奢取民廬百金之積爲一木之費不爲暴而有司
率以爲難者非盡有司之罪也不可爲勢不得爲也
爲令尹有故而去如李擴李茂然卒有不去則上官
弗許此所謂勢不得爲者也爲之無李擴李茂之故
而上官許之卒有水旱之災則亦中止而已此所謂
時不可爲者也無水旱之災無李擴李茂之故而上
官許之而其才不足以爲則亦徒然而已今張令知

任縣志

卷之十

五

足以揆事有可爲之才臧公王公信其能而許之有
可爲之勢任地之粟十年而登有可爲之時如是而
弗爲爲而弗濟吾弗信哉若張令者其亦賢能者乎
其亦賢能幸而遇時勢者乎吾爲此認使夫後來爲
有司者知聖澤之深遠思所以嚴祀事而謹于春秋
爲師生者知聖道之簡易思所以慎藏修而謹于言
行如此而已若夫自今以往廟學復毀使後之人修
而葺之則在夫令之能與不能與夫其時勢之遇與
不遇吾何敢必哉張紹朴而有禮朱宣柴繼之咸篤

行不倦並雅稱儒職是舉也三學博董治工役縣丞
凌德典史吳瑄協贊厥成皆與有勞焉醫官文學耆
老霍守忠李鳳亦勞於督役者也因並書之以示來
者是爲記嘉靖二年歲次癸未孟秋 日

儒學鑄造祭器記

教諭孫光裕

大成廟肇自國初迄今幾二百禩是以儀文多厯廢
而祭器尤甚故鄉大夫士用是惻心罔不欲鑄造以
承祀事乃監胄霍子維蔭李子士元杜子偉實協心
首事且詣裕而告曰廟之祭器廢缺已久畧不加意
任縣志

卷之十

六

非所以尊 先師也然縣則事繁而民貧學則祿薄
而力絀皆不敢有請我任之大夫士今將創之先生
其理焉裕聞而嘆曰嗟嗟三君子與諸大夫士之見
豈不卓越哉豈不卓越哉夫今世人情建苑剝修清
虛鑄鼎揚旗喜施而樂布者雖賢明所不免而留心
孔廟事者寧不鮮耶即三君子與諸大夫士切切於
廟之祭器是誠脫俗之事且裕之願也敢不唯命于
是三君子外歛諸紳衿浹旬之間計其所積可三十
金米稱是銅錫柴蔬之類亦有助之者則創造之資

工匠之費咸有賴矣乃鳩工市銅俵制定數首
師次四配次十哲又次而東西兩廡若籩豆若簠簋
若壘爵若洗盆燭臺之屬約七百餘事經始于歲之
初夏功竣于歲之初秋是器也雖無金玉之飾華美
之文然質朴渾堅鮮明潔齊誠可以薦清廟享神明
較昔借取坊市殘汙不堪供奉者斯不遠甚矣哉抑
又慮之凡天下事不患于創始而患守成不知創始
之惟艱則前功盡棄今祭器大備矣然惡知典守者
不私用而或毀乎又惡知陳薦者不踈侍承事而故

任縣志

卷之十

七

壞乎又惡知胥徒不慢藏而至於遺棄乎有一於是
則創始者之心斯大幸也已噫嗣是而後安得典守
者與陳薦者與胥徒各盡乃心而共守之則此器與
此廟相為無窮矣惡懷梗梗故于記末及之唯覽者
亮焉謹記嘉靖四十一年歲癸亥仲冬 日

重修廟學記

邑人李景萃

嘉靖癸亥十月邑博孫君光裕重修任邑廟學既成
又鑄金為祭器先是任廟學創于元之延祐其來已
舊明興崇建學校聿新教化維時邑令拓飭匪一新

敝遞仍至嘉靖三年偃師陳侯璣始大加增修制儀于前其學堂尤爲宏豁流水環清栢柳森蔚觀者駭矚當是時稱九邑之佳麗則任爲最稱任之佳麗則學廟爲最陳侯功德迄今噴噴口碑而士類振揚如西巖小溪諸公咸以文行名時學廟之新其與有助哉于茲又四十年矣積久圯廢堅者已腐煥者已彫至有垣敗屋摧而規制苟存者前後邑宰雖欲新之或待時而不及或詘費而不得或雖議而不敢壬戌孫君來一見嘆曰廟如斯何以妥聖而崇祀學如斯

何以闡教而育才乃牒邑邑耒報君曰緇黃者流尚能爲其宗崇梵宇飭瓊宮吾非孔氏徒歟遂謀諸司訓張君旅石君重張君天祐捐俸以繕邑士大夫聞者咸應其倡運哀金若干屬幹濟弟子員構良材材旣備值邑宰以事去撫監適檄君視邑篆遂鳩工徵匠經始厥工且儼廩咸稱省試有法作淫者罰以值作怠者罰以力用是材力省而功倍甫再月而告成其葺敝爲新者則爲先師殿爲兩廡爲東西角門爲二齋爲繚垣其飾彫爲煥者則爲戟門爲櫺星

門爲明倫堂爲神座其改陋爲崇者則爲儒林坊又
籍其羨範金爲祭器以易陶土以圖永久仍石記其
數而積貯之迄功落成禮行釋菜闕宮穆清羸爵雍
燦橋門環觀咸嘉厥功時予謝政家居嘗與客談孫
君茲舉懿行有三報本展誠仁也捧檄而來勉爲祿
心乃捐俸繕學義也今夫操權得爲者動輒巧避甚
至嚅嚅然不敢任一事君乃取有司之責爲已任勇
也彼待于時委于費憚于議者媿矣媿矣通學弟子
悅予之論駱子應旂陳子雲程遂來徵記請勒諸石

予曰嘻哉孫君廟學之修其意微矣君司教化以造
士者也意若曰因事爲教君子求諸已吾任士子瞻
依宮牆游息費泮取法聖賢以爲工師太匠明倫敦
教以修其學格致誠正以課其工處則爲肯構潤身
如潤屋之美出則爲棟隆修之家者勿壞于天子之
庭是或孫君修學意乎不然徒弄筆墨以邀利達不
惟非孫君修學之意亦有百千朝家建學造士之心
予不敢佞是爲記孫君字孝思號文屏關中人戊午
鄉進士其學政表表多可稱述今將高捷南宮事業

未可量云其餘輸費士夫董役人匠法皆得書于碑
陰明嘉靖四十三年歲次甲子季冬

鑄造祭器記

教諭蔡端夫

按司馬迂稱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
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是時祠於鄉未祠
於學隋唐以來天下州縣皆立學韓愈稱 孔子用
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
祭禮如親弟子者雖勾龍棄祀事莫能及也宋代謂
王爵未侈又加以至聖之號雖褒崇殊制禮行釋奠
任縣志

卷之十

十

牲幣器物載在祀籍有一不具時謂弗欽蓋自闕里
以被四方庸或懈者聖明御宇廣勵學宮山陬海澨
咸知祀 先師而陳禮器矧任邑乃首善地尤伊邇
東魯者哉稽諸學記一修於縣尹張瓚一修於教諭
孫光裕詳在張叔安李景萃撰中惟是 文廟祭器
雜用瓦鐵歷年滋久不缺則毀孫君又以羨金鑄籩
鬯爵等器一時俎豆煥然改觀今去孫君二十餘年
端夫始至旣步庭廡升殿字見帳不掩座似窶人衣
承燭以泥薰香則瓦者裂鐵者損蝕咨嗟久之竊謂

荒村淫祠於鐘爐旌幔尚金錯而雕鏤焉翼翼
廟其不嚴且備若是與齋訓侯華劉行簡議改鑄之
縣令蘭陽李公義斯舉也遂發助工之資於是鄉先
生耆俊諸弟子員等咸捐緡若麥爲新器費凡聚得
金四十市銅六百餘勛召工匠鑄大成香爐一燭臺
二四配十哲爐各二燭臺各四輕重有差以七月望
日造模九月中告成又買絹十疋爲諸座帳中黃而
左右朱管領是役則賴壽官徐瀛生員賈庭桂馬文
秀賈宗仁三子旣竣事義當有記予惟家之廟親郡

任縣志

卷之十

十一

邑之廟師語貴本也昔王通謁孔子廟出歌而告
王孝逸曰大哉夫子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
罔極之恩吾子相彛倫乎夫受罔極之恩當竭誠敬
之報司饗序者奈何不謹凜也今子於親廟祭器不
假葺舊圖新靡告勞也乃先師祭器則有因陋就
簡將易而竟罷者得無前瞻後讓病於力不從心與
夫誠可孚衆斷不辭難苟誠且斷雖訕于力鮮有不
濟者矣茲郡大夫嵩南王公拓新孔廟閱肆偉麗
遠如帝居遠近駭矚皆以爲畿輔首學然則王公其

其無乃勸士之道實有闕乎而何所藉以興起與彙
征之古哉上之人果其藏身以恕當亦無所置喙矣
任縣固嘗有學田而隸於學使者諸生中卽有當賑
助者有司例弗敢瑣屑以請也丙午歲晉江陳公來
守順德首進郡諸生試之已進九邑諸生之才者于
國士書院都試之爲之限其程期豐其廩餼而親第
其甲乙蓋不數月而諸生之丕變者濯濯如也嚮往
者斷斷如也公意未已也謀於同寅司戎陳公司農
胡公司理曹公共捐俸百餘金置爲學田供會考費

任縣志

卷之十

十三

語在公自撰記中已又捐廿有六金於任庠置田會
課一如邢襄故事先是不佞亦嘗會課士捐廿金於
學校而未有所置至是公奉命調繁移守大名而不
佞亦稍遷北部以去於是學博于諭楊訓僉謂不佞
宜爲記嗟乎不佞不文其何以發揚公之懿歟然竊
見公才擅八斗眼空六合而卒未嘗鄙夷諸生飲之
食之教之誨之惓惓乎若加諸膝而且爲之計常久
今諸生日鼓舞而不自知爾生厭飫於公之養薰陶
於公之教有不自矜奮于文史翰墨之場而翺翔于

道德仁義之圃者非夫也士從茲貴矣而又何患貧
之與有蓋不毅讀漢史稱興起吾蜀之人文者皆文
翁攷翁當年所施行不過給筆札除吏繇于蜀子弟
云爾而蜀之人瞿然顧化彬彬比齊魯焉固未聞翁
捐金置田如陳公也而史傳豔稱之蜀之人祠之至
今罔攸斃然則公之茲舉豈但列豆於文翁也哉博
士曰子誠蜀人也知有蜀事而已矣嗟乎道學大明
于宋而我明繼之益以章灼陳公圃人固妙契濂洛
關閩之心傳者也萬年後其以公俎豆于周程張朱
任縣志

卷之十

十四

四先生也是在任邑諸生矣學印凡若干附勒之碑
陳公名瑛乙未進士昔萬曆戊申孟秋吉 日

一段地二十五畝一段地七畝共價銀二十五
兩六錢坐落十里亭村原賣注王偉佃種每年
除額征錢糧外每畝納租銀
一錢五分共銀四兩八錢

啟建文昌閣記

教諭李時春

按化書載文昌帝君開化九天特司桂籍士之列賢
書上春官者每借佑焉有司春秋祀于學宮所以句
靈也任廟學獨闕此制議建者久之然有司殫力于
舉事多士滋口干道傍每成集會之誚夫久鬱之氣

開必以漸事如有待正須得人先是郡別駕孫公攝
篆茲邑於學宮之與方啟建至光閣捐俸倡義工未
及半而釋篆去今又數載矣地與家謂與學宮逼近
改建下城垣之上此基遂廢過者每日擊而心傷焉
蓋歎其事之不終而悲其成之無人也歲協洽晉范
公來令茲詢其故復捐俸鳩材多方設處兩泮旬而
告成上插云霄下臨泮水偉哉巨麗之觀乎諸士屬
不佞春爲記不佞惟形家言捷于影響地理人事每
相表裏其此閣之謂乎蓋始事者固難踵成者亦復
任縣志

卷之十

十五

不易毅然爲之者誰耶公一意以興賢育才爲念不
岐爾我不辭勞費誰謂功出作始者下耶不然繼別
駕而結篆者不下數人何獨至于公而工始竣則開
必以漸事須待人之謂也將見文昌効靈人文蔚起
則兩公之功與斯閣並高澤與泮水同遠矣願諸士
無負振作之意別駕公名養霖淮之海州人范公名
希滂晉之蒲州人併記皆萬曆庚申仲夏 日

重闢戟門兩翼記

南和自儲珫

自 先師以文宣肇封而郡國建廟比於諸侯王其

在櫺星門內有列戟之制曰戟門門左右翼有旁門
謁者率由此以達於階墀展拜欽仰他廟制莫敢望
焉誠尊之也任故僻邑而直指省方歲一駢節廟制
亦眎他邑倍爲嚴肅戟門三楹舊闕有旁門如常制
後以其卑隘懼于藝而廢之引導悉由戟門懇褻而
毀迺滋甚竟未有過而問焉者今歲春柱下史宋公
攬轡茲邑目睹其舛議重闕旁門以尊先師乃捐
二十金俾邑令李君典厥事令素心孚公者旣受命
庀材鳩工拓舊制而大之甃以臺級增以堂構扁以

任縣志

卷之十

十六

戶闔飾聖旣嚴且翼廟若加崇焉工竣而鑄之石爲
請予記予思天下違違事滑於率意而制隨於因仍
者則等威之莫辨耳二等之弊必至小加大卑亢尊
驕恭倨踰所自來也學宮者固登降之地而禮法所
自出也遷史稱適魯觀孔子廟庭低回留之不能
去想其鐘簋衣冠制度文物井然各有深意將令僭
逆者不得以意變置之故足令人神往焉先師論
禮亦以拜上者爲泰矧門戶道路固率由之所也其
自軼聖人之教何若史公持斧所至所爲激揚振肅

上下有章郡國靡然向風無僭逼之失者則等威之不素哉此一門之關若無關於大治然俾游於宮墻之內者悉約諸禮燻之場若日一步一趨咸有定制若或闖之夫一事之不可率意措足者悉如此門則其所風勵者遠矣柱史公按畿以南精察吏治曲詢民隱表奏天庭澤流蔀屋更僕未易數其蒞任邑如勘荒一疏而遼米緩期畿南之民獲更生進贖銀而擴沙河劫鞘之金數千上下有兩利焉往訟者率苦憲臺嚴邃欲懇無門公每召至庭必加親問一切口

任縣志

卷之十

十七

用所需皆預發金錢給之溢於市值凡諸役之隸於門下各賞賚有差前此未聞也以是任人德公尸祝之若神明然夫駟馬之避人誰不憚而感之難卽感之而出於心中尤難茲匪徒以心感也而家傳戶誦且與是門而並垂不朽矣公諱師廣號一裘關中耀州人少負靈氣才各藉甚登丙辰榜進士士戍以南樂令行取考選授廣西道御史甲子出按畿南澹泊無營其性也青天白日其心也泰山喬嶽其梗槩也太和元氣其醇德也維時以聖賢目之而公則謙讓

不敏明天啓五年歲在乙丑七月上浣之吉

重修明倫堂記

邑侯杜天成

余蒞任之始年實

大清肇祚之五年也維時霖雨爲災壞公私廬舍以萬計學舍歲月旣久兵燹之餘又經霖雨則棟折垣巖所必至也蓋學宮育才之區教化之本關係匪輕且軒輶之使講學行禮常在於斯修葺之舉尤爲亟亟但當城復于隍藩籬不固露處是懼小民財力訕殫勢難並舉是以先修城垣急則治標學非忍獨遺而

任縣志

卷之十

十八

後也至是歲始鳩工庀材雖大工重務在于明倫一堂凡學宮之圯壞者次第新焉工始于三月終于十月棟宇宏厥簷阿華彩高者薄雲漢飾者耀日星任邑之士咸忻忻以爲改觀落成之日余與三學博諸子弟告成于廟反設爵于明倫堂而享之賓筵旣設禮器旣舉揖讓旋辟咸中規矩環橋門而觀者無筭余使人鳴鐸者三告諸生曰小子聽之蓋才者用之一旦儲之數年習之無其地則敬業樂羣者無資寧無行衰寡黨之慮乎今學宮煥然耳目聿新講習有

所觀摩日益宜奮然而興者此其一恒產恒心爲士
獨邵身作人之責者令之北門終窶使有蓬藜之貧
怪其無金石之韻亦大非情矣余于諸生

朝廷之優典爲汝仍之公家之福後爲汝復之追呼不
擾饑寒不迫以之進修棄魚游沫而鸞飛天怡然而
樂趨者此其一朝陽栢樹高崗鳴鳳萊萋離階乘乎
時也今

聖朝鼎興攀鱗附翼咸切禁從二三子藏器于身待時
而動璞無嫌則珠無闇投藁在茅茹忻然建掀揭者

任縣志

卷之十

十九

此其一余與二三子有師先之責二學博于二三子
有董訓之任道不行則士不興勿以學官爲傳舍勿
以官師爲弁髦勿以俎豆爲虛位勿以鐘鼓琴瑟爲
虛器則何教不興何才不備是余修學至意也願懋
明之可乎二博士與諸生減離席對曰唯唯敬聞命
矣今而後知任邑之學矣因命工伐石鐫之以識其
事皆

順治七年歲次庚寅十一月吉 日

重修廟學記

教諭李起春

王者受命武功文德相繼成治定天下以武治天下不以武止

大清龍興再行科舉此其興賢之心可知矣雖干戈未偃禮樂未遑而郡縣學宮一遵舊制此其育賢之心又可知矣夫草昧之初每因陋就儉况兵燹之煨燼未除風雨之飄搖又甚則完者缺整者頽久之鞠爲茂草禮樂絃誦之區夷爲蕪莽在在然也縱有賢有司亦且旁午于徵會勞攘于簿書與賢育才之念率有志而未逮獨我杜陵學宮圯壞則慨然念曰孔子之道垂憲無疆帝王之興首建學校風化本原國家政務未有舍此而先者或有未備則無以作人今聖天子在上大化翔洽率土王臣使學官圯廢何以爲蒸土之本豈非有土者之責乎于是捐俸庀材募工修葺始于三月訖于十月巨細畢舉嚴正者如跂斯翼華彩者如翬斯飛

新朝之規模于是乎可觀矣凡我登堂養正游藝之士斯絃斯誦相勉相誨無負教養則端人正士出而爲國家楨榦祚

聖子神孫之業萬世無窮者當自今始諸生日我侯功
德當令不朽故不辭蕪劣而爲之記公名天成號諭
封遼東之蓋州人由歲進士蒞任多美政如革見年
應里馬萬民之倒懸盡解剔弊端糾衙蠹百年之敝
陋咸釐三載考績題

御屏而覆金瓶坐臺龕而調元化爲一代偉人非公其
誰屬乎 皆

順治七年歲舍庚寅十有一月 日

重修鄉賢祠記

邑人李鳳翔

任縣志

卷之十

十一

鄉有賢者則祠之所以厲風俗也分 北廟几筵享

累朝俎豆此其典何如重祠可漫視耶吾邑鄉賢祠

向固有廢必修然少事補葺頽壞亦易爲堅久計則

鄉賢之後不得辭其責矣會大生苗公將制蜀以仁

孝之心切維新之志倡義大修凡屬賢裔莫不興起

輸貲以襄厥成復采片石鐫前賢姓氏是役也工則

僅浹一月謀實遠及百年后有傾圮尚祈來者早爲

完繕是亦不匱之思也

大清康熙六年四月 日

重修任縣文廟記

儒學教諭順天和嘉謨記拜書

古之王者建國若民教學爲先後世天下郡縣皆立
學學皆設官猶之古造其後因循苟且官有弗舉其
職而學會有茂草之譏矣任縣之有學也舊例設教
諭一員訓導一員其文廟規模宏敞甲于他邑然自
嘉靖至今歷年已久傾頽滋甚櫛星以內了無完璧
風雨飄搖侵及聖座前此之司其事者或未之思也
歟順治七年間又以度支議汰冗員本縣遂裁去教
諭獨留訓導則因其事者擁寡助不能有所興作其
勢然也今

任縣志

卷之十

二十二

上柳極之十有六年增置天下郡縣博士於是任乃復設

教諭如故時三韓崔君懋首膺是職怒馬心疾申請
修葺維時督學吳公珂鳴郡守殷公作霖郡丞王公
曰翼通守杜公捷以及縣令施公埏寶縣尉陶君士
駿咸嘉君之志各輸金有差而大殿僅得整頓其餘
未之及也予於康熙二十年三月內謬膺乘鐸始至
周視學官念經始之維艱而中棄之可惜也因出資

德政碑記

蘇侯德政碑

教諭楚

綸

邑宰司百里之治而以德政稱者明乎與苛政別也
當事者豈能從而毀譽之亦惟秉輿論之公焉而已
任邑耆宿以蘇侯之德政勒諸碑所以志弗諼也其
張弛未易縷舉姑以其赫然在人耳目者言之若修
學校以崇儒建庠塾以廣教築隄浚河以備旱潦積
穀賑饑以恤災荒築城而守禦有資造橋而民不病
涉至于民間嫁娶一裁以禮屯軍驕悍悉制以法迤

任縣志

卷之十

二十三

散流離者招來而撫綏之鰥寡孤獨者存恤而衣食
之他如修葺行署清理驛郵百廢具舉動中準繩凡
其所行無不盡善數年以來戶口日增閭閻鞠爲茂
草政聲洋溢達于京都民心之愛戴在于是則帝心
之特簡亦在于是行將司喉舌而作鹽梅陞衽席任
民者衽席天下矣侯諱敏字志學徽之休寧人明成
化四年歲次戊子 日

齊侯德政碑

訓導孫

琦

環百里而爲世邑有令則一邑政事之得失生民之

首倡與訓導張君并邑中紳士共圖卒事成相許可
予親至其所經營籌畫自正月十九日起至三月二
十八日止寢食俱廢者閱兩月有餘兩廡戟門俱已
葺敞爲新泮池櫺星亦皆修治完固以及先賢神主
之殘缺者門窻龕桌之毀壞者以次增補整理周以
埴垣施以丹堊新以匾額凡學所宜有者大槩皆備
是役也雖物料大半出之紳士而夫役不能不仰藉
于縣令非程公軒舉無以開其始非申公奇猷無以
善其繼非王公原祁無以成其終要之鳩工董成則
在縣志

卷之十

二十三

朝廷無虛設之官職分有當爲之事居其職而不盡其事
是曠官也予兩教諭者不敢爲有功於學校亦止求
無愧厥職而已屬當農務役宜暫休予又將赴部候
補以致明倫堂等工未遑並舉謹書之以貽後來尚
其與明府王公嗣卒厥事王公之爲令愛人繫已必
能以化民成俗爲先務者也予何憂焉時
康熙二十一年歲次壬戌仲夏吉旦

安危風俗之淳漓皆于令攸繫焉仰惟朝廷政教之敷始焉出之者部曹終焉成之者邑宰部曹各司一而邑宰則兼理其事非學燭于事理才優于幹濟者曷能勝任順德爲畿輔之地任邑居順德之中號稱衝劇令斯邑者齊侯名鳳字世祚東魯德平之世家應州司馬之賢胤存心仁厚敷政慈祥民之趨事者皆信服之故催科不事敲朴而未嘗後期差徭不事督責而未嘗廢事案牘無舞文之吏狴犴無不白之寃知學校爲風化之地侯則提調有方生徒之貧

者蠲其丁役給以膏火賓興之禮尤爲加厚故士皆向學而科名鵲起以農桑爲衣食之本侯則教以樸藝之法立區圃以種桑苗俟其長而分給之相土地以布百教非時不役豐年則勸富積穀年凶則出以賑貧故歲歉而民無菜色以至一丈廟城隍祠察院倉庫皆次第修葺頽者整歟者煥而民不勞百泉河塞則浚之而水利便民城垣圯則築之而守禦有恃四載之間政通人和閭里熙熙皆得以樂其業而安其生稱頌之聲無間遐邇則其才學之充德化之洽

殆過乎人矣方今聖天子尊賢使能朝無倖位他
侯膺特簡職任臺垣不過舉此而擴充之耳豈別有
道耶耆老耿倫等感侯之德請予爲記勒石以志弗
諉愧不能播揚休美聊述其大槩云耳明成化十一
年乙未正月 日撰

熊侯去思碑

金陵鮑

瑋

壽張知縣

聖天子出震御乾大新政治首詔黜陟臣工簡拔有
司之賢能者悉不次擢之維時撫按憲臣詢采郡邑
之超卓者薦之于朝首舉任侯熊君宗德焉熊君字

任縣志

卷之十

二十四

天中號容齋與予同里衍由進士來令斯邑自下車
之初以撫字爲已任夙夜不遑寧處視民如傷邑氓
之莛子者拯卹之豪悍者驅屏之良淑者獎植之秀
異者儲育之老耄者憐矜之一以孝弟忠信仁義禮
智之道誘掖勸戒之恐民不能省悟又刻孝義耕織
讀書等圖俾有所觀感興起詣學舉行冠祭等禮由
是民漸向化駸駸然興于禮讓而梗岫者悉歸乎淳
正匪曩昔之風矣侯殫心政事務求興舉如水利則
河源自鉅鹿境來分合不一流灌任田遇旱則塞過

撈則汎濫侯教民疏濬築隄自是百穀倍收而民悉
殷厚如地利則有牧場六所不下千頃豪強吞噬恒
起焚爭侯悉清出派于民而輸于公自是鬻租補馬
而民皆不苦于追給桔槔宜南而北農不解侯爲指
造如法民始相倣以溉田城墜地廣君令植桑爲園
教民飼蠶邑西遂增一市集課醫貯藥以施病者民
多回其天札惠政弗可枚舉其他崇學整祠修城甃
路營建倉廩創立社學煥然爲之一新是以六年之
間上下遠邇翕然稱頌之不置予因北上道經于邑

任縣志

卷之十

二十五

耆老孫勝耿昇等遞留懇請曰熊侯久牧此土置吾
民以安樂之區漸吾民以仁義之化德政覃被今擢
同丞去攀留莫及如失父母可不勒其惠政以識不
忘乎願著一言以託貞珉予以行亟固辭之僉復往
邑庠懇諸司教而致詞于予曰聞君與侯同井又有
麗澤之雅非君莫誌之予讓之力而請之益堅遂述
數語以塞責予惟邑令親民操縱張弛皆自己出若
貪暴自恣往往擯斥沉沒侯獨立心以仁持行以潔
恭敬可以懾勇寬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濕

而斷可以抑奸剔爲政不難矣侯存此終始不渝其何不臻顯榮而起後人之思慕哉庸勒諸石不惟可以慰任人之去思抑可俾後之治是邑者知所景仰也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保艾爾後德音不已任人恒以是歌之不亦可乎明弘治元年戊申季冬日撰

韓侯去思碑

安陽翟政

予子官任庠其邑侯韓公以內召去因之耆民耿廉程諒等詣予曰韓侯蒞吾邑五載存心正大爲政公任縣志

卷之十

二十六

勤剛不過暴柔不至懾事無大小一以道義而不苟首興學校樂育賢才循行田野開闢荒蕪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且也表貞節以勵風化治橋路以便往來修城池以脩不虞築堤防以備旱潦百廢具舉民皆稱便前歲凶荒侯多方賑濟存活民命以千計是以化行俗美囹圄空虛戶口增益當道者知其賢遂交章獎薦朝廷可其奏賜勅進階內召補風憲而大用之侯之去也邑之士民以至兒童走卒皆攀轅卧轍悲號道路欲留之而不可得思之而不容已又恐其

或忘請記勒石以永
之子應曰朝廷設守令所以保
養黎元也剛則民畏
柔則民侮求其不剛不柔深得
民心去後而民思之
者世固不乏而於韓侯尤所僅
見侯名廉字守清
浙江餘姚巨族也早以禮經魁壬
子鄉試登丙辰榜
進士初至任則民愛之去則民思
之又刻石以永思
詩然有古循良風與召杜何異他
日侯大展經綸繩
愆糾繆以股肱王室將見天下後
世思之史官紀之
天恃任邑片石為侯不朽哉
弘治
十七年正月 日 侯

任縣志

卷之十

二十七

馬侯去思碑

邑人毛 朮

侯自萬曆十九年二月來令任甫下車迎送交馳
謁逾月始視事召
父老問民疾苦歎枉駕于士大夫
之門惓惓詢利病
士大夫感悅輸誠
會對之日任邑
無驛而衝供應不
稍管支倍之傾家收糴
奸頑拖欠
私索多門大戶債
之破產弊端不一此兩者為害最
大侯聞之若
加癘
身一覺而手拂之且推廣諸弊
及為弊之役革除
無虛日時值春穢未請發倉周
貧生鄭宗賢等二十
餘名貧民閭大祿等五十餘名

有李景葵獄久寃疾白之指使者立出之聽斷諭
民和息非重情不供贖管吉必償其直盡各行稱不
許勾攝止用木皂鄉里無胥徒之跡催科先究奸頑
使不得爲收者累懸平等于四門令人得自較有重
收者許鳴鑼上稟先是王父母以丁憂去十八年稅
糧垂完未解相繼署縣者皆不察各役私侵至三千
餘金侯甫到任上司星火促解侯思推官罪民必有
任其咎者非仁人之用心課稅愆期又非忠于謀國
也乃擇侵收之罪首號令車上以一警百侵者欠者

任縣志

卷之十

二十六

爭相補納又遵條鞭明文出示行賞勸民預納權宜
借解然後追侵欠者償之民恐課殿爲侯累預納三
季者數十家旬日之間完糧三千餘兩若神輸鬼運
也諸弊革除殆盡政事煥然一新民方望其久任永
沾其惠乃剛方之度見忌于羣小商通困行玷傷之
蒞任僅五月撫臺宋公遂置彈章命下百姓奔號若
失慈母溫一清霍錫祿趙守約趙傳方等數百人冒
死赴闕爲侯稱寃旨下御史連公勘問連公過順德
任民數千人遮道稱侯之寃哭聲震地連公爲之

容委大名道俞公按之俞公轉委本府刑廳王公暨
廣平袁公嚴刑勘之至再至三其証連被七夾梃執
稱証罔贓私無一實狀諸公皆泣下會撫臺宋公亦
知其寃諭諸公曰吾之論劾也原無成心今既証當
急雪之實所以成我也連公遂以實聞奏疏有云彈
章得之謗語保留出于輿情止以預納一節引那移
以塞之坐是奉旨僅得調補夫財者民之命也他邑
刑比正糧而不足候也賞勸預納而有餘旬日開補
直三千金不極一民不問一罪上完已悞之國課中

任縣志

卷之十

二十九

庇當事之官吏下全無知之罪民賢耶否耶功耶罪
耶必有能辨之者闔縣士庶感侯之恩傷其以愛民
獲罪借寇無由立去思碑以識之侯諱如龍號文襄
陝西延安府安塞縣人明萬曆二十年歲在壬辰九
月 日撰

盧公蠲勉埃濕地煎雜徭記

張紹先

任邑東北有張家泊者地最窪爲九河滙流之渠考
諸地輿志卽古之大陸澤云隆萬以前水由雞爪洩
滎陽在東海雖有波濤不爲大害厥後漳河入滎陽

泝水通雞瓜其橫流之淤泥沙灘壅塞于下致泊水道無奈三策徒勞績用弗成而沿泊居民顆粒不獲賠賦租稅者久矣况邇來國家多事雜徭愈煩催科者必緣賦增攤派者豈因地減斂斂餘黎能堪此反裘負薪之苦哉自非遺愛孰軫民艱曩崇禎丙子秋有芮城李侯諱貞者下車時卽問民間疾苦士民等咸疾首蹙額爲侯言水患之巔末侯遂慨然以民溺爲已任而墜拯之乃申請按臺懇求蠲派果蒙批准

任縣志

卷之十

三十一

候奉文察明被害民牧地共二百餘頃除正項外一切夫役均蠲會馬等俱行豁免然賦並雖戢于今朝而政虎尤貽于後世候欲鏤諸碣而不果無何大兵克城遂張膽爭先以身殉國烈哉李侯惟其仁至所以義盡迄今追憶之猶凜凜有生氣嗣是丁巳卯春復有陽城盧候祇承簡命撫茲殘邑每欲議蠲議賑漸集哀鴻奈值大軍之後國用不足催征之檄紛如雨下候縱巧婦安能炊無米之鼎乎勢不得不按地征歛以爲輸將計然公義雖急而我候恤民苦衷猶

自倦倦見有被害民牧地若干不勝惻然日畿地凋
殘猶望制中薄歛霍田淪沒敢云額外濫征于是覆
申兩院備陳偏苦永除雜派真所謂前有召父而後
有杜母者爰命鏤人勒石以垂不朽時沿泊居民等
沐候沃澤徵記于余余思侯之德如河潤海溥非可
以言語盡也聊記其事云侯諱時昇字正安以易經
魁省初任濟源次任潯陽異日遷喬樹績又自有民
之口碑在明崇禎十三年歲次庚辰九月 日

季侯德政記

邑人謝 鑑

任縣志

卷之十

三十一

侯擅名江左以葩經聯捷筮仕闈中爲會城司李闈
多疑獄久不決一經對簿輒定爰書寧失不經毋殺
不辜非武健者比故當道心折之五年報最晉秩秋
曹幾二載平反全活不求人知人亦不知侯方以治
八閩者治天下無何爲人受過左遷任邑宰吾邑夙
稱淳樸自水旱旃臻將有民日貧貧思逞之漸不得
一大仁人爲之衽席而休養之鮮不至輕去其鄉吾
侯洵保障哉侯具精明強固之資而處以溫厚和平
之氣雅量直駕謝安石呂聖功而上其爲政也絀煩

苛尚簡易不沾沾見德而德日益章催科則撫字爲
心校士則卑寒蔚起修城則捐俸率先落成旬日賑
饑則輸粟不恤活人萬餘若請蠲若編審則小民之
疾苦歲必上聞胥役之弊端徹底釐剔嚴保甲設濠
墻則村立鄉長以董率之路立大鄉長以連絡之不
差一役不委一員而盜賊屏跡城野晏如至講讀鄉
約折獄得情築堤浚河凡有興革靡不力行侯直以
治天下者治一邑不恢恢遊刃哉或者謂侯非百里
才以小試爲侯憾余曰不然君子出而圖吾民要期
任縣志

卷之十

三十二

才毋負所志毋負所學而止况鸞鳳鷹鷂當道具有
定鑿行將

待簡以竟厥用治一邑者安在不足治天下哉余翹首
俟之矣

大清康熙十三年季春月吉 日

永除協濟內丘遞馬積累碑記

余嘗讀史觀古循良治傳而知留心民瘼者必以興利除害爲先而除害尤急于興利蓋害未除民不得一夕安寢惟相時度勢而方去之使之脫然無累則大利即存乎其中任邑隸順德府九邑之末土瘠民貧地僻額重較他邑獨苦且勢處九河下流其苦尤甚即如駟馬一項皇華郵政自定例考之天下冲縣置駟僻縣協良莫不皆然則冲與僻不可同日而語也明矣龍中二駟當南北孔道一切驛務向係太守任縣志

卷之十

二十三

楊公盡歸親理後又以二駟分歸邢內二縣就近料理而二駟工料任縣該協銀二千三百餘兩及解部充餉後內丘存留鞭銀如數以供工料買馬之費兩相免解留在由單則班班可考此誠萬世不易之善經也迨軍興之日工料裁節二駟不遵舊例不論冲僻忽有分日行差之變以致七縣官民或數十里外或數百里外飛芻輓粟疲于奔命岌岌乎有不能終歲之例是僻縣俱成冲縣矣邑之可憂者孰大于是邑候王公日擊民害夙夜籌畫毅然身任厥事力爲

萬民請命因會同七縣公文籲請詳辨改政蒙撫憲
格公電鑒其弊大抵看具題復嚴行順德府收馬將馴
務盡歸邢內二縣一仍舊貫永絕分差之苦嗣是催
辦不聞于庭飛輪不勞于野任之民始得高枕而卧
矣嗟乎任民比年以來一困災荒再困走馬望賢父
毋如望歲今一旦除此隱憂去其害者即享其利公
之治豈在古循良下哉爰鳩工勒石而爲之記
直隸順德府任縣教諭劉承啓撰